在青岛有着一支不为人所知的志愿者工作者，那就是青岛爱心行工作组。不为人所知是因为这支队伍是面向艾滋病感染者设立的，他们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艾滋病感染者身上：为艾滋病感染者进行心理咨询、提醒患者定点吃药、按时体检等。笑笑是这支队伍中的仅有的两名全职艾滋病志愿者之一。

◀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我把所有爱全都献给你

本报记者 董海蕊

▲一名志愿者与红丝带合影。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参加艾滋病宣传活动的志愿者们一起合影。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志愿者在号召更多的人关心艾滋病患者。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1 全职服务 爱笑女孩冲上抗艾一线

11月29日，小雨。在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内的一座二层小楼内，记者见到了笑笑，就像她的名字，这是一个乐观自信、爱笑的女孩。从2008年起，她就一直致力于艾滋病志愿者的工作，专门对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心理咨询和同伴教育。

2008年的时候，笑笑接触到了艾滋病感染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一些艾滋病感染者因为心理原因以及自身缺乏艾滋病防治知识而去世，“当时就想如果能有个专门咨询、开导的机构，对艾滋病感染者，尤其是新确诊的患者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的话，他们的心理压力就会小很多。”笑笑说，通过心理咨询和辅导，让感染者能够自助和互相帮助，而咨询室在提供心理咨询之余，还可以给感染者之间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

2008年3月份，包括笑笑在内的十余名志愿者建立起咨询室，专门为艾滋病感染者进行心理咨询和帮助；2009年3月份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爱心行工作组；2009年年底，在红十字会和第六人民医院的帮助下，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间只有30多平方米的房间。

“现在爱心行工作组有8个人，只有我和烨瑄是全职志愿者。”笑笑说，她和烨瑄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听一些咨询电话，提醒患者取药、按时检测，甚至还要督导他们定点吃药。

2 及时干预 感染者有了知心朋友

“我们最多的工作是危机干预和心理支持，因为对感染者而言，尤其是对新确诊的感染者，确诊报告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在得到感染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会对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一对一心理干预和帮助。”笑笑说，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帮助到感染者，他们在疾控中心以及各区市的监控点都发放了咨询室的名片，刚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对工作室的成员不信任，需要经常跟他们沟通，只有这样才会让更多的感染者或患者有机会找到他们。“现在好了，我们跟很多部门的人都比较熟悉，感染者一旦确诊，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让我们过去给感染者做一对一的心理辅导。”笑笑说，现在他们帮助的感染者有150多人。为了能更好地帮助感染者，他们专门给每位感染者建立文件夹，文件夹里有感染者的就诊报告单、化验单，还有工作组为每位感染者做的记录。

艾滋病毒主要侵犯免疫系统，所以免疫系统只要低于一定水平就得吃药。因此艾滋病感染者必须每天定点吃药，而且感染者需要每三个月进行抽血化验，而携带者则需要半年化验一次。“但是有很多感染者因为工作较忙或者别的原因，经常忘记吃药，我们就要及时提醒他们。”笑笑说，他们给接触到的每一个病人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包括他们每天吃药的次数、时间以及他们每年体检的时间，确保每一个感染者都能按时吃药，定时体检。

3 身份尴尬 工作组生存艰难

通过一些项目，越来越多的感染者相信我们，加入到了我们的队伍中。”笑笑对于工作组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虽然组员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是工作组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却制约工作组的发展。“我们面对的人群很特殊，和外界的机构打交道时必须格外小心。”笑笑说，因此到现在为止，爱心行工作组一直是民间的团体，没有到民政部门注册。

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工作组日常运营的资金成了大问题。“我们现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一些基金和志愿者的捐款。”笑笑给记者展示了他们2009年—2011年收入表，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联合基金，另一个是比尔盖茨基金会，在2011年，这两个基金为工作组提供了63000多元的资金支持，占到2011年工作组总资金的70%。“但是联合基金的资金支持只能到今年12月底，明年能不能争取到还是未知数，而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资金也只能提供到明年的7月份。”笑笑一脸担忧地说。

让笑笑和她的同事们担心的还有工作地点的问题。现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在不久之后也会进行拆迁，以后的办公地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办公室里的所有办公用品都是志愿者捐赠的。”笑笑指着屋里的桌椅、电话和打印机等物品说。因为资金有限，举行活动后，几乎剩不下钱，更谈不上租办公地点。“我们希望将来还能在疾控中心或传染病医院附近办公，这样我们能够及时接触到更多的感染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另一位全职志愿者烨瑄说。